



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

南行记

艾芜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南行记

艾芜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行记/艾芜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0.7

(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)

ISBN 7-02-003259-1

I. 南… II. 艾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1410 号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73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3.625 插页 3

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定价 7.80 元

艾芜 (1904 — 1992)，原名汤道耕，四川新繁人。年轻时曾漂泊于中国西南边境和缅甸、新加坡，做过伙计、校对和编辑。三十年代初到上海，参加左翼作家联盟。这一时期著有短篇小说集《南国之夜》、《南行记》等。抗战期间生活在桂林、重庆，有长篇小说《故乡》等。抗战胜利后发表长篇小说《丰饶的田野》、《山野》和中篇小说《乡愁》。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庆市文联、作协工作，著有长篇小说《百炼成钢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夜归》、《南行记续篇》等。曾任四川省作协名誉主席。

丛 书 前 言

评选“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”，是1999年中国文学界、出版界的一件盛事。评选的发起者、组织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。评选的创意堪称知机趁势，卓越宏大。评选以完全的公开性杜绝暗箱操作，数轮评选均邀记者监票，程序谨严，无可挑剔。评审委员会之构成坚持了学术的权威性、广泛性、代表性诸原则，果有群言一堂、和而不同之胜状。评选标准固然是以思想情趣健康、艺术特点突出为主，兼顾作品的开拓价值、代表地位及影响面，而评委们更是用历史的、发展的、整体的眼光来把握20世纪的中国文学，共斟共酌中国社会百年之沧桑，重读重温中国文学百年之佳作，用理性和激情去擦亮一块块文学丰碑。评选出来的一百种优秀书目，其涵盖面远至世纪之初，广至台湾香港澳门，遍及一百年里各个重要历史时期，精当、丰富、全面、系统而且可信，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，一时享有“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”之美誉。

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自是入选作家的荣耀，同时也是广大读者的幸事。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图书汗牛充栋，当今数十位文学专家倾其心智，披沙拣金，平心切磋，优中选优，以集体的智慧开列出百优书目，受益者最终还是广大的读者。对于许多对中

国文学怀有美好情感的读者,百优书目就像是布置了一座中国百年文学的画廊,供他们流连观赏;对于那些在中国文学的密林里寻幽探胜的读者,百优书目就像在为他们披荆斩棘、指路导航,自然也节省了他们宝贵的光阴;至于对那些需要深究文学意义、把握文学规律的文学中人,百优书目则更像是在同他们坦诚地交换意见交流心得,于学术的精进将不无裨益——据我们所知,这份书目已经成为一些文学教授向学生推介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。诚然,正如任何文学评选结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完全满意一样,百优书目也难免会引来仁者智者之见;我们只能说,入选者堪称优秀,而百种所限,肯定有优秀者未入其列。选择永远有缺憾伴随其后,遗珠之憾在所难免,这是无庸讳言的。

然而,一批有激情、有责任感、值得信赖的文学专家毕竟开列出了“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”的菜单,这总是激动入心、令人神往的。于是,把菜单变成美味可餐的盛宴,直接奉献给最广大的读者,又顺理成章地成了一批同样有激情、有责任感、值得信赖的文学出版人的宏愿。鉴于许多读者以各种方式表达了置齐百种图书的愿望,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中国青年出版社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、作家出版社、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、南海出版公司以及北京图书大厦,决定协同行动,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重新出版。由于技术上的原因,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家变》及《北岛诗选》未能列入重版,经几家出版单位协商,遂将终评排名紧随百种之后的《可爱的中国》、《尘埃落定》和《酒徒》补入。这样,百种图书中有小说 51 种,诗歌 23 种,散文 17 种,报告文学 2 种,戏剧 7 种。丛书书目按初版时间先后排序,附在每种书中;同时还附有复评委员和终评委员名单,让我们对评委们辛勤的工作保持长久的敬意。

丛书的每一种图书对所使用的版本做了精心选择,选择的

原则是在尊重初版本的基础上从优择用,重版时仅对所用版本中明显的编校错讹进行修订;由于有些原版本篇幅较小,此次重版时适当地将作家的一些其他重要作品补录其后,当可满足当今读者的阅读需求。丛书统一装帧,典雅考究,成套配装,蔚为大观。可以肯定,这是一套图书馆必藏、藏书人必备、文学爱好者必读的大型丛书。

20世纪的中国社会,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。20世纪的中国文学,从内容到范式也都堪称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文学。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永远以其划时代的意义和业绩彪炳千秋,烛照后世。那么,出版这样一套代表整个世纪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丛书,不仅是作家们的荣耀、读者们的幸事,也是我们文学出版人光荣而神圣的世纪使命。愿我们的工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同在,于中国文学圣殿中占有永恒的一席。

丛书编辑委员会

2000年5月

评 选 委 员 会

复评委员会

主任：杨匡汉

委员(以姓氏笔画为序)：

于 青	王必胜	白 焯	朱 晖	吴福辉
张同吾	张小影	李炳银	李敬泽	孟繁华
周政保	林为进	贺绍俊	杨匡汉	杨志今

终评委员会

主任：朱 寨 严家炎

委员(以姓氏笔画为序)：

王富仁	孙玉石	朱 寨	朱向前	杨 义
杨匡汉	何西来	张 炯	严家炎	郑伯农
林 非	洪子诚	赵 园	谢 冕	谢永旺
雷 达				

·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·

丛书编辑委员会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宏经 石 湾 任 超 任在齐 孙晓林
杨 雯 李昌顺 吴维月 张华燕 张胜友
陈浩增 周五一 胡守文 聂震宁 高贤均
程步涛

丛 书 书 目

-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1903—1905年上海《世界繁华报》
连载并陆续出版
- 孽海花 曾朴 1905年上海小说林社版(20回本)
1928年上海真善美书店版(30回本)
- 老残游记 刘鹗 1906年《天津日日新闻》社版
-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
1906—1910年上海广智书局陆续出版
- 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 1911年刊行于日本
- 尝试集 胡适 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版
- 女神 郭沫若 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版
- 沉沦 郁达夫 1921年上海泰东图书局版
- 呐喊 鲁迅 1923年北京新潮社版
- 繁星 冰心 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
- 南社丛选 多人著,胡朴安选录
1924年上海国学社版
- 雨天的书 周作人 1925年北京新潮社版
- 志摩的诗 徐志摩 1925年上海中华书局代印

- 寄小读者 冰心 1926年上海北新书局版
- 彷徨 鲁迅 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版
- 野草 鲁迅 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版
- 死水 闻一多 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版
- 背影 朱自清 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版
- 在黑暗中 丁玲 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版
- 倪焕之 叶圣陶 1929年上海开明书店版
- 啼笑因缘 张恨水 1930年上海三友书社版
- 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 1931年上海开明书店版
- 新月诗选 多人著,陈梦家编 1931年上海新月书店版
- 鲁迅杂感选集 鲁迅著,何凝(瞿秋白)选编 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版
- 望舒草 戴望舒 1933年上海现代书局版
- 烙印 臧克家 1933年自印
- 子夜 茅盾 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版
- 家(《激流三部曲》之一) 巴金 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版
- 边城 沈从文 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版
- 南行记 艾芜 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
- 死水微澜 李劫人 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版
- 大堰河 艾青 1936年自印
- 湘行散记 沈从文 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
- 画梦录 何其芳 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
- 上海屋檐下 夏衍 1937年上海杂志公司版
- 萍踪忆语 韬奋 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版
- 包身工 夏衍 1938年广州离骚出版社版
- 骆驼祥子 老舍 1939年上海人间书屋版
- 黄河大合唱 光未然作词 冼星海作曲

- 1939年重庆生活书店版
- 呼兰河传 萧红 1941年重庆上海杂志公司版
- 屈原 郭沫若 1942年重庆文林出版社版
- 十四行集 冯至 1942年桂林明日社版
- 给战斗者 田间 1943年桂林南天出版社版
- 速写三篇 张天翼 1943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版
-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1943年华北新华书店版
- 传奇 张爱玲 1944年上海杂志社版
- 小城风波 沙汀 1944年重庆东方书社版
- 风雪夜归人 吴祖光 1944年上海开明书店版
- 白毛女 延安鲁艺工作团集体创作
贺敬之、丁毅执笔
马可、张鲁、瞿维作曲 1945年延安新华书店版
- 穆旦诗集(1939-1945) 穆旦(查良铮)
1945年自印
- 财主底儿女们(上、下) 路翎
1945年重庆希望社版(上部)
1948年上海希望社版(下部)
- 解放区短篇创作选 多人著,周扬选编
1946年苏南新华书店、东北书店版
- 果园城记 师陀 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版
- 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 1946年大岳新华书店版
- 围城 钱钟书 1947年上海晨光图书公司版
- 人生采访 萧乾 1947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
- 雅舍小品 梁实秋 1949年台北正中书局版
- 曹禺剧本选 曹禺 1949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
-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 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保卫延安 | 杜鹏程 | 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红旗谱 | 梁斌 | 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|
| 茶馆 | 老舍 | 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 |
| 关汉卿 | 田汉 | 195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 |
| 青春之歌 | 杨沫 | 1958年作家出版社版* |
| 白洋淀纪事 | 孙犁 | 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|
| 城南旧事 | 林海音 | 1960年台中光启出版社版 |
| 阿诗玛(重新整理本) | 彝族民间叙事诗 | |
| | 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 | |
| |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 | |
| | | 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创业史(第一部) | 柳青 | 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|
| 红岩 | 罗广斌、杨益言 | 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|
| 燕山夜话 | 马南邨 | 1961-1962年北京出版社版 |
| 毛主席诗词 | 毛泽东 | 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李自成(第一卷) | 姚雪垠 | 196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|
| 酒徒 | 刘以鬯 | 1963年香港海滨图书公司版 |
| 台北人 | 白先勇 | 1971年台北晨钟出版社版 |
| 将军族 | 陈映真 | 1975年台北远景出版社版 |
| 郭小川诗选 | 郭小川 | 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哥德巴赫猜想 | 徐迟 |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百合花 | 茹志鹃 |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四世同堂 | 老舍 | 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版 |
| 重放的鲜花 | 多人著,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| |
| | | 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|
| 随想录(1-5集) | 巴金 | 1979-1986年香港三联书店版 |
| | | 1980-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
-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傅雷家书 | 傅雷 | 1981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|
| 干校六记 | 杨绛 | 1981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|
| 芙蓉镇 | 古华 |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白色花 | 多人著,绿原、牛汉编 |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九叶集 | 辛笛等 |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|
|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| 汪曾祺 | 1982年北京出版社版 |
| 棋王 | 阿城 | 1985年作家出版社版 |
| 北方的河 | 张承志 | 198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版 |
|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| 张贤亮 | 198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|
| 活动变人形 | 王蒙 | 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平凡的世界 | 路遥 | 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|
| 红高粱家族 | 莫言 | 1987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版 |
| 古船 | 张炜 | 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余光中诗选 | 余光中著,刘登翰等选编 | 1987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版 |
| 南渡记 | 宗璞 | 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蒲桥集 | 汪曾祺 | 1989年作家出版社版 |
| 白鹿原 | 陈忠实 | 199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舒婷的诗 | 舒婷 | 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| 尘埃落定 | 阿来 | 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|

* 当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。

序

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，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，在野人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，……都曾经偷闲写过一些东西，但那目的，只在娱乐自己，所以写后就丢了，散失了，并没有留下的。

至于正正经经提起笔写，作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而现在也有一两篇存着的，那却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。

初到仰光时，没熟人，又没有钱，而且病了，住在 Maung Khine Street(当地华侨叫做五十呎路)的腾越栈内，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讨厌，——想驱逐我，但并不明显地表示出来。这，大概是念在同国人的面上吧。一天，忽把我从床上拖起来，叫印度车夫送到仰光大医院去，说是那里可以住下养病，并且不要什么钱。同时又把我的全部财产——一包破书和旧衣，好好地包着，叫我随身带去。这突然好起来的举动，使我非常地感激，当登上人力车的时候，眼里竟然含着致谢的泪了。然而到了医院，才是由一位印度医生马马虎虎地诊了一下，就算了，并不容许我住下。于是，只好一路呻吟着，折了回来。但当这位好心肠的印度车夫，扶我走进店门时，老板便挺起肚子出来，塞在门口，马起脸说：

“这里住不下了！”

并挥着他那胖胖的拳头，仿佛硬要进去便会动武似的。

这样，我就算被骗逐了。

在店门前的街沿边上,我就把虚晃晃的身子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,静静地闭上了眼睛。

那时,心里没有悲哀,没有愤恨,也没有什么眷念了,只觉得这浮云似生命就让它浮云也似地消散罢。

这情形,大约是打动了旁人的悲悯吧?一个同店住的云南人,(很惭愧竟忘记他的姓名了。)很熟悉仰光的,就替我想想有没有同省的同乡,好半天才想出了半个;因为这只是祖籍同省,生长却是安徽的原故。而且,这半个同乡,说起来,还是一位久矣不问世事的出家人哩。他看着这样病了的我处在这般的境地,就不管什么出家人不出家人了,便叫黄包车夫一直拖到那里去。自然,他明白,这是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情,因此,一到那出家人的门前,连我向他致谢的话还没听清楚,就跟车夫一块儿溜开了。

怎么办呢?最后,我只得昏昏懂懂地自家碰了进去。因为那时候,仅是本能地渴望着一块能够安置病体的,而又是没风的地方。

谁肯收留一个陌生人?而这陌生人何况又是病了的呢?当然的,这是需得经过苦苦地哀求哪。同时又因为这位出家人也是仁慈的,便肯让我住了下去。

这位令我终身铭感的,而后来竟做了我的教师的出家人,万慧法师(谢无量的三弟,)一让我住下之后,便好好地招呼我。而我在病好了时,就替他买菜,煮饭,扫地……做一些服侍他老人家的事情。但他是位研究梵文的学者,不住庙宇,一个人单过着清苦的教书的生活,那时还养活不起一个仆人,而我又一时找不着出卖气力的地方,当然的,从前已是清苦的生活,现在就不能不一天一天拮据起来了。

大约是看见我一得闲就爱写写吧,他便问我能不能替当地

的华人报纸,写点东西去卖,因为好些编辑都是他的朋友,倘如写得并不过分坏的话,当能大量容纳一些。为了要“抵抗”恐慌的生活,我就勉强写了一篇小说,投到《仰光日报》去。编者陈兰星君在未登出之前,听说作者是这么一个的我,便由他私自先给了二十个卢比来。于是,从此开始,我在零售劳力之外,又添上了贩卖脑力的生涯了。

但那时,我对文艺的观念不好;以为这是无足重轻的,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。

说到把文艺看重起来,则是同电影接触之后的事了。有一次,在仰光 Sule Pagoda Road(当地华侨称为白塔路)的 Globe 戏院内,看见一张好莱坞的片子。记起来,内容大概是这样的:新闻记者爱一名舞女,在美国经过一些惨痛的波折,都未达到成功。随后舞女到中国卖艺,新闻记者打听得这个消息,便远远地尾着追来。恰碰着辛亥革命之秋,正是中国大乱动的年头,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刚要会在一块儿,互道思念之苦的时候,突然在人间失踪,关进黑暗的狱里去了。然而,事情又凑巧得很,两人居住的囚室,只仅仅隔了一层墙壁,彼此可以听着声音,而且,两人的手只要各从室门的洞上伸了出来,就能够互相热烈地握着。但是,老使他们俩都感着痛苦而又伤心的,便是现已攢在一块了,却还不能面对面地相看一眼!关于犯罪的事实,且单举舞女的来说吧。她在一位满清大员的府上卖艺,适值当地民军起事,将那大官杀在后花园里,舞女恰来碰见了这样流血的惨剧,人几乎吓昏了。那时,大概又是正当清廷和民军议和的消息传来了吧,民军的领袖便趁此机会,把杀死满清大员的罪名,轻轻地加在舞女的身上,且要处以大辟的惨刑。

当舞女将要拉出去砍头的那一天,新闻记者似乎买通了看守逃出监狱,便飞奔到电报局去:向美国发出求救的急电。于